

汉语知识讲话 HANYU ZHISHI JIANGHUA

联合词组和 联合复句

黎锦熙 刘世儒 著

汉语知识讲话

联合词组和联合复句

黎锦熙 刘世儒 著

上海教育出版社

汉语知识讲话
联合词组和联合复句

黎锦熙 刘世儒 著

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

(上海永福路 123 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启东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1.5 字数 23,000

1985 年 1 月第 1 版 198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62,500 本

统一书号: 7150·3359 定价: 0.17 元

出版说明

我社的前身新知识出版社曾于1956~1957年出版了《汉语知识讲话》丛书。这套书在语文工作者和中学语文教师中间起过较好的作用。近年来，读者经常来信要求修订重版。鉴于读者学习现代汉语的迫切需要，我社决定重印这套书。

《汉语知识讲话》的特点是：说理较透，例句丰富，分册较细，选购方便。这次重版，将继续保持这个特点，仍以中学语文教师为主要读者对象，尽量保留原有选题（语法部分的选题稍有增删）。原书不列修辞，这次补充了一些有关修辞的选题。各册修订工作仍由原作者根据实际情况负责进行，书中适量选用了一些中学语文课本中的材料作为例句。修订后的《讲话》分总论、语音、文字、词汇、语法、修辞六大部分，全书共有四十本小册子*，1984年第一季度起分批出书，两年内出齐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《汉语知识讲话》原来是为配合《汉语》课本而编的，语法部分各分册基本上也是以《汉语》课本所依据的“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”为准。目前，中学语文已经不设专门的汉语课，《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》正式公布后，将替代原来的暂拟

系统。为了便于读者学习参考，《讲话》各部分在修订时，不再考虑与原《汉语》课本相配合的问题。有些分册尽量保持原书的优点，改动较少；有些分册则吸收了新的研究成果，作了较大的补充和修改。部分语法分册依据新的系统作了一些调整，力求适用；对于有些问题，分册作者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了自己的看法，好在《讲话》不是教学参考书，这些看法可供读者在学习时参考。

《汉语知识讲话》的修订工作，承各位作者、语言学家给予支持、指导，得以顺利进行，我们谨在这里表示感谢。

上海教育出版社

一九八三年七月

* 全书细目见本书封三。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一 联合词组 | 1 |
| (一) 什么是联合词组? | 1 |
| (二) 怎样组成联合词组? | 2 |
| (三) 联合词组中各单位的性质和联合方式 | 20 |
| (四) 联合词组有哪些用途? | 24 |
| 二 联合复句 | 26 |
| (一) 什么是联合复句? | 26 |
| (二) 联合复句的结构 | 27 |
| (三) 联合复句各分句之间的关系 | 28 |
| (四) 与联合复句有关的几个问题 | 33 |

一 联合词组

(一) 什么是联合词组?

联合词组是什么呢?简单说,就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实词(或实词性质的词组)彼此以对等的关系联合起来的一种词组。例如:

(1) 工人和农民。

(2) 工人、农民、知识分子。

它的特征在于:(1)语意上,组成它的各单位彼此“都没有什么说明或者修饰之类的作用”。(2)语法上:(A)有特定的语调(列举的语调,如“工人、农民”)和特定的关联词语(如和、而等)作为标帜;(B)语序排列比较自由(如“工人和农民”→“农民和工人”);(C)结构比较松散,中间可以有语音的停顿(如“工人、农民”);(D)理论上,没有中心词,可以无限制地排列下去(如“工人、农民、商人、知识分子……”)。

这些特点,都不是其他类型的词组(如“主从词组”、“动宾词组”、“主谓词组”等等)所能完全具有的。要掌握联合词组,不能不注意联合词组的这些

特征。①

(二) 怎样组成联合词组?

1. 构造联合词组的手段:

联合词组是怎样构造成的呢?一般说,有两种手段值得注意:

(A) 用关联语调来组合的——有两种:

a. 用列举性的语调来关联。再依照语音停顿的长短,分三组举例。

(甲)是中性的停顿,这种停顿在书面语就是顿号:

(1) 范进进学回家,“母亲、妻子”俱各欢喜。(吴敬梓《范进中举》)

(2) “工人、学生、商人”,只得忍着痛,离开他们一手经营的城市。(杨朔《三千里江山》)

(3) “多子、饥荒、苛税、兵、匪、官、绅”,都苦得他象一个木偶人。(鲁迅《故乡》)

(4) “师长、政治委员、参谋长”都去了。(吴运铎《制造枪榴弹》)

(5) 回家去拉自己的“爹爹、妈妈、爷爷、奶

① “联合结构”包括三个部门:(一)联合结构的复音词;(二)联合词组;(三)联合复句。有些语法书常常只用来指联合词组,未免以偏概全。关于这个问题,我们另有专文《论汉语的联合结构》,可供参考,这儿不多说。又,关于“词组”的理论和类型问题,可先参看《汉语语法教材》第一编 24—26 页,商务印书馆,1957。

奶”。(赵树理《三里湾》)

(6) 她们……飞到那“没有寒冷、没有饥饿、没有痛苦”的地方去了。(安徒生《卖火柴的小女孩》译文)

(乙)是较长的停顿,在书面语就是“逗号”;对被列举的事件或现象说,逗号比顿号有加重排列的语气;但对词组的结合程度说,逗号比顿号的分解力大,词组就显得松散了:

(1) “风,土,雨”,混在一处,联成一片。(老舍《在烈日和暴雨下》)

(2) 街上的“幌子,小摊,行人”,仿佛都被风卷走了。(同上)

(3) “洋米,洋面,外洋大轮船”,那是遥远的事情。(叶圣陶《多收了三五斗》)

(4) 他们生了“一个男孩,一个女孩”。(《牛郎织女》)

(5) 他是本城中极“方正,质朴,博学”的人。(鲁迅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)

当然,上边各例若改成顿号都是可以的;但若结构更繁复些,要求作较长时间的停顿,那就只应该用上逗号了。

(6) 石得富站在阵地边沿上,指给他们“胡匪军黑夜搭篷帐的地场,停牲口的地场,电话总机的地场”。(柳青《铜墙铁壁》)

列举性的语音停顿,大多数是“软”的,即或短或长都不会从根本上影响到词组的含意;但有些词组

不然，它要求至少必须有个中性的停顿，否则就容易被误解成另一种结构，因之词组意义也就迥然不同了。略举几例提请注意：

(7) 这里众人家里拿些“鸡、蛋、酒米”，且管待了报子上的老爹们。(吴敬梓《范进中举》)

(8) 墙上……到处是各种“工具、模型、材料”。(赵树理《三里湾》)

(9) 从开春到如今，妇女“下地、评工”，谁敢说没有嘀咕过。(西戎《纠纷》)

显然，“鸡、蛋”和“鸡蛋”不同，“模型、材料”和“模型材料”不同，“下地、评工”和“下地评工”不同，所以说是“硬”的、非用不可的。反之，若不是这种结构而也要停顿，也就同样有被误解为联合词组的可能，语意也就不同了。

(10) 区上添传“你跟于福老婆”。(赵树理《小二黑结婚》)

若在“于福”和“老婆”间有语音停顿，“添传”的就是三个人了。

(丙)是较短的停顿，比顿号所表示的还短，这在书面语就浑成一体，看不出停顿的痕迹了，但细审实际说话时的音流，哪怕是微弱的停顿也还是可以体会出来的。例如：

(1) “鱼鳖虾蟹”全有主，湖霸一手遮住天。
(《洪湖鱼歌》；这以下是四个单音词联合的例。)

(2) 山上多有“豺狼虎豹”。(施耐庵《解珍解宝》)

(3) “刀枪棍棒”，每人手里都拿了一件。
(李南力《罗才打虎》)

(4) 沿路跑反的“男女老幼”拥挤不堪。(柳青《铜墙铁壁》)

(5) 心里又是“苦辣酸甜”。(康濯《最高兴的时候》)

(6) 不问“青红皂白”，剜眼剥皮地训了一顿。(徐光耀《平原烈火》)

(7) 这乐和是一个“‘聪明’‘伶俐’”的人。
(施耐庵《解珍解宝》；这以下是两个复音词联合的例。)

(8) 母亲那种“‘勤劳’‘俭朴’”的习惯，母亲那种“‘宽厚’‘仁慈’”的态度，还在我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。(朱德《母亲的回忆》)

(9) 大娘的儿子“‘英勇’‘壮烈’”地牺牲了。(康濯《最高兴的时候》)

(10) 好一个“‘英俊’‘雄伟’”的营级干部！
(柳青《铜墙铁壁》)

(11) “‘严肃’‘沉默’”的空气没有使小商人说下去。(沙汀《在其香居茶馆里》)

(12) 这个小孩子“‘漂亮’‘好玩’”。(赵树理《小二黑结婚》)

(13) 那里只有“‘奔腾’‘呼啸’”的风。(《孟姜女》)

(14) 林里林外，河沟里和山坡上，一片“‘纷纭’‘嘈杂’”。(柳青《铜墙铁壁》；以上都是

复音形容词，都有词汇化的倾向；以下是名词、代词，词组的面目仍清楚。）

(15) “‘哥哥’‘嫂子’”待他很不好。（《牛郎织女》）

(16) 他的“‘老婆’‘孩子’”在家里经常饿着饭的。（沙汀《在其香居茶馆里》）

(17) 请到很多的“‘亲戚’‘朋友’”。（《柳毅传》译文）

(18) 他和范登高有个“‘东家’‘伙计’”的关系。（赵树理《三里湾》）

(19) 那隔着河的“‘牛郎’‘织女’”，定能够骑着牛儿来往。（郭沫若《天上的街市》）

(20) 这季节要在北京，“‘桃花’‘杏花’”该开齐了。（杨朔《石油城》）

(21) 塘边都栽满了“‘榆树’‘桑树’”。（吴敬梓《王冕》）

(22) 那荷花“‘精神’‘颜色’”无一不象。（同上）

(23) 什么“‘他们’‘我们’”的！（张天翼《他们和我们》）

(24) 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，也还有“‘这样’‘那样’”的偏差。（报）

(25) 人们“‘这儿’‘那儿’”地移动着。（《草原上的新主人》）

(26) 赞美江南的“‘青山’‘绿水’”。（杨朔《三千里江山》；这以下是几个词组联合的例。）

(27) 文化教员“喜眉‘笑脸’”地说。(宋文茂《李班长学文化》;以上名词词组;以下动词词组。)

(28) 他们“前俯‘后仰’”地挣扎了一番。(克士《蜘蛛》)

(29) 平桥村只有一只“早出‘晚归’”的航船是大船。(鲁迅《社戏》)

(30) 老天打发毛主席来叫他“扬眉‘吐气’”。(柳青《铜墙铁壁》;这以下动宾词组。)

(31) 你如今长大了,也该“成家‘立业’”了。(《牛郎织女》)

(32) 要你退地你便“装死‘卖活’”躺倒不工作。(赵树理《三里湾》)

(33) 你们是文绉绉的“说今‘道古’”。(钱彩《岳飞枪挑小梁王》)

(34) 觉得胳膊更加“发麻‘发痛’”。(管桦《小英雄雨来》)

(35) 谈起的时候也是“叹气‘流泪’”,恨透了秦始皇。(《孟姜女》)

(36) 女伴们“含羞‘带笑’”地在切切私语。

(37) “吃饭‘穿衣’”是个人生活上的事情。(丁浩川《批评和自我批评》)

(38) 他已经“精疲‘力竭’”了。(这以下主谓词组。)

(39) 气得“目瞪口呆”。(钱彩《岳飞枪挑小

梁王》)

(40) 凡是经过他手的罪犯，都应该弄得“水落石出”。(徐光耀《平原烈火》)

b. 用列举性的语调来关联，并有助词帮忙的：

(1) 我这些课本，“语法啦，历史啦”，……现在都好象是我的老朋友。(都德《最后一课》译文)

(2) 以后只要交他们些“猪鬃啦，鸡蛋啦”，就成了。(马烽《一架弹花机》)

(3) 肉店里有“山鹑啦，鹧鸪啦，野兔啦”……(契诃夫《凡卡》译文)

(4) 瞧那些“子子啦，螃蟹啦，蝌蚪啦”，哪个比得上我呀！

(5) 恨不得让“柴禾呀，粮食呀”把她自个埋起来。

(B) 用关联词语来组合——有必须用上关联词语的，不用就容易引起误解或竟不成话；这可叫“硬”的结构，就是没有伸缩余地的结构：

(1) “他和妻子”怎么也猜不出这个包裹是谁寄的。(波列沃伊《保价邮包》译文)

(2) “他和弟弟”都去了，你为啥不去？

(3) “年幼的和我”都剥豆。(鲁迅《社戏》)

(4) 胡屠户把“肉和钱”交与女儿。(吴敬梓《范进中举》)

如上各例，若说成“他妻子……”“他弟弟……”“把肉钱……”“年幼的我”这就容易引起误会了。

(5) 你一定得帮助“伊拉、那些孩子和我”。
(《最幸福的人》)

(6) “张邦昌与那王铎、张俊三人”，……
一齐扯住了宗爷的衣服。(钱彩《岳飞枪挑小梁王》)

如上各例，若说成“伊拉、那些孩子、我”“张邦昌、那王铎、张俊……”，就说不成话了。又如应当不用连词的例：

(7) 满村到处拴着备皮鞍子的肥大骡马，
“这里那里”站着的是警卫员。(柳青《铜墙铁壁》)
若说成“这里和那里”，就是“实指两处”，不是“任指何处”了。

另一方面还有“软”的结构，就是用不用“关联词”不影响到语意或结构的改变或重大改变。最习见的联合词组大都就是这样的。看例子：

(8) “教师们和同学们”都很喜欢他。(艾明之《列宁在学校里》)

不用“和”字也一样：

(9) “教师们、同学们”都很喜欢他。

又如：

(10) 她最喜欢吃的水果是“苹果、橘子和香蕉”。

也可以不用“和”字；但加重最后一词“香蕉”的语势就减轻了。

2. 哪些关联词语可以关联哪类词(或词组)、不可以关联哪类词(或词组)，是有一定的规矩的，不能

随便乱用。下边分三组说明。

(A) 只能联络或者最爱联络名词、代名词的。这一组较简单，最常见的不过这么几个连词：“和、跟、同、与、及”等。例如：

(1) 教师们和同学们“都”很喜欢他。

(2) 我爱这“山水和庄田”。(王明希《渔民恨》)

(3) “日班和夜班”的工人正在换班。(《毛主席和工人》)

(4) 我将继续尽忠于我们的“民族和人民”。(朱德《母亲的回忆》)

(5) 我盼望你为“党和人民”活着。(柳青《铜墙铁壁》)

——以上用连词“和”，最典型；以下用“跟”，富口语色彩：

(6) “火跟烟”一起冒起来。

——以下用“同”，也是口语，但“同”多用作介词，这儿是用作连词的例：

(7) “灵芝同李世杰”又到旗杆院前院的东房来。(赵树理《三里湾》)

(8) “他同她”不能在一起走路。(这例所联络的是代词。)

——以下“与”，是文言的遗留：

(9) “李逵与石秀”相遇。(施耐庵《石秀探庄》)

(10) “队与队”之间进行着竞赛。

(周立波《泰尔曼集体农场》)

——以下“及、以及”，也是文言的遗留，但所连单位多有主、次之分：

(11) 我们两国“政府及人民”正为世界和平而努力。

(12) “当代人以及后辈人”都曾向他们学习。(加里宁《论爱国主义教育》译文)

(13) “漫画、插图以及一般图画”都是这样进行的。

(14) 我们……要和“日本的、英国的、美国的、德国的、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”。(毛泽东《纪念白求恩》)

(15) “他们大家，以及旁的茶客”，都向他打着招呼。(沙汀《在其香居茶馆里》)

(16) 那“壮健的身体，欢喜的脸色，以及很有神采的细小的眼睛”，给人带来一股蓬勃的朝气。(艾芜《屋里的春天》)

这组连词，按照汉语老习惯，它们是只能或者是最爱联络名、代词的；最近几十年来，因为翻译外语的关系，特别把“和”字的用法扩大了。就是说它不但可以联络名词、代词，也可以联络动词、形容词了。也举几例：

(17) 千百万人“创造了和创造着”中国的历史。(朱德《母亲的回忆》)

(18) 我们都特别“关心和注意”他。

(19) 人很“端庄和严肃”。(周立波《泰尔曼